

从区别特征理论看声纽四等

许良越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声纽四等是传统汉语等韵学对汉字字音在声母发音方法方面所作的一种概括,这种概括已蕴含了对现代音系理论中区别特征概念的运用。通过声纽四等和SPE特征系统对三十六字母在发音方法分类方面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出声纽四等是较为成熟的、根据区别特征原理所作的分类。

关键词:声纽四等;区别特征理论;语音理论

中图分类号:H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5-0064-06

中国音韵研究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尤其是等韵学家,更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语音系统与语音理论的探索上,在字音分析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理论。这套分析汉字字音的方法不仅切合汉语的语音实际,而且在诸多方面都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然而,由于研究对象的单一与所用术语的隐晦难明,使得这一理论中所蕴含的普遍音理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 本文试把声纽四等与区别特征理论在发音方法上对传统的三十六字母的分类作一比较,以期用现代的音系理论来阐明等韵学中所包含的普遍音理。

一 三十六字母与声纽四等

声纽四等指的是等韵学家在等韵图中用来区别字母发音方法时所用的全清、次清、全浊、次浊。声纽四等来源于仿效梵藏体文的排列次序。梵藏体文以发音部位来分列各组,各组之中又以发音方法为据,先列清的不送气塞音或塞擦音,次列清的送气塞音或塞擦音,再次列浊的不送气塞音或塞擦音,再其次列浊的送气塞音或塞擦音,最后列鼻音[1](42页)。这种发音方法上的不同,在等韵著作中,开始被称为“轻音”、“重音”,后又细分为“全轻”、“重中轻”、“轻中重”、“全重”。这些术语虽主要指的是字母在发音方法上的不同,但时常混杂着音响和部位上的差异,所以历来纵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待三十六字母的系统完成了以后,才得到比较完整的配列和排次,才于‘七音’或‘九音’的组别之外,又依声纽的发音情状,把各组的字母分配在‘全清’‘次清’‘全浊’‘次浊’这四等的定型当中”[1](46页)。

在声纽四等的定名和划分上,等韵学家并不完全一致。全清、次清、全浊,在无名氏《韵镜》、沈括《梦溪笔谈》、黄公绍《韵会》中皆称作“清”、“次清”、“浊”,而次浊则分别称作“清浊”、“不清不浊”、“次浊”。刘鉴《切韵指南》和李元《音切谱》全清、次清皆称为“沌清”、“次清”,而全浊、次浊则分别称为“全浊”、“半清半浊”与“纯浊”、“次浊”。《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称次浊为“不清不浊”,又于全浊中分出邪、禅二母为

收稿日期:2002-12-05

作者简介:许良越(1978—),男,江苏省苏州市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刘志成教授,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师。

“半清半浊”。江永《音学辨微》分类最细,称全清、次清、全浊、次浊为“最清”、“次清”、“最浊”、“次浊”。于“最清”中分出心、审二母为“又次清”,“最浊”中分出邪、禅二母为“又次浊”,“次浊”中分出来、日二母为“浊”。

这些分类上的歧异反映了等韵学家分类标准的不统一,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虽然都是依据声纽的发音情状来区别,而实在未曾把区别的几种不同的标准分开来论列,只是混用轻重、清浊一类的词语,凭着各人主观的觉察,来认定一些相对的等差,自然不能获得普遍的客观一致”[1](50页)。

至于何为全清、次清、全浊、次浊,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的解释最为简明扼要:“今据《韵镜》分类,参酌诸家异名,定为全清(unaspirated surd)、次清(aspirated surd)、全浊(sonant)、次浊(liquid)四类。若以语音学术语释之:则全清者,即不送气不带音之塞声、擦声及塞擦声也;次清者,即送气不带音之塞声、塞擦声及不带音之擦声也;全浊者,即送气带音之塞声、塞擦声及带音之擦声也;次浊者,即带音之鼻声、边声及半元音(喻)也。”[2](43页)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全清、次清、全浊、次浊是传统音韵学术语,等韵学家虽由于混杂多种标准而解释其内涵时往往晦涩难明,但在具体运用即对字母的分类上则大同小异,这表明等韵学家已有带音不带音、送气不送气等语音学概念,罗氏不过是用较为明确的现代语音学术语表述传统概念而已;其次,罗氏释全浊为“送气带音之塞声、塞擦声”,明显是受梵藏体文排列的影响,现在多认为全浊无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

下面是三十六字母的传统排列法: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全清	全浊
唇音:	重唇	帮	滂	明		
	轻唇	非	敷	奉	微	
舌音:	舌头	端	透	定	泥	
	舌上	知	彻	澄	娘	
齿音:	齿头	精	清	从	心	邪
	正齿	照	穿	床	审	禅
牙音:		见	溪	群	疑	
喉音:		影	晓	匣	喻	(晓) (匣)
半舌:				来		
半齿:				日		

喉音的排法有两种:一是影、晓、匣、喻,一是影、喻、晓、匣。依前者,晓是次清;依后者,则是全清[3](116页)。

心、审、晓三母从全清声母中另列出来是有道理的。全清声母除了这三母以外都是不送气的塞音或塞擦音,并以不送气与次清的送气塞音或塞擦音相区别,而心、审、晓三母都是擦音,擦音是没有送气不送气的区别的,所以另列出来。同理,全浊声母除邪、禅、匣以外都是浊的塞音或塞擦音,并以此与同部位的全清、次清声母配对,唯邪、禅、匣三母都是浊的擦音,所以另列出来,刚好与清的心、审、晓配对。这样三十六字母在发音方法的排列上就形成了相当整齐、对称的格局。这种整齐、对称的格局虽是汉语中古时期的语音系统所决定的,但对这种语音系统所作的理论概括(韵图分类)则表明了古代等韵学家在语音分析上所达到的高超水平。

二 三十六字母与区别特征

全清、次清、全浊、次浊的不同主要是声母发音时带音不带音、送气不送气的不同。这些不同也就是发音方法上的不同,而发音方法又是发音特征的一个方面。

乔姆斯基(Chomsky)和哈勒(Halle)在《英语音系》(*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中认为语音的最小单位

不是音位,而是组成音位的区别性特征,并在雅各布森-哈勒特征系统(Jakobson-Halle feature system)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区别特征系统——SPE 特征系统(SPE feature system)。与以声学为基础的雅各布森-哈勒特征系统不同的是,SPE 特征系统是以发音特征为基础的。

由于声纽四等与 SPE 特征系统都是以发音特征为基础的,这就为我们比较二者的异同提供了可能,使我们能够对二者作一对比性研究。这种对比是两种不同理论——等韵的字音分析与现代的语音分析——的对比。通过对比,我们将对声纽四等有更深刻的认识。

为了进行对比,我们首先应从 SPE 特征系统中选出有关发音方法方面的特征,然后再用这些特征来给 36 字母分类。

本文有关 SPE 特征系统的资料主要来自于:拉第福给德(Ladefoged)的《语音学教程》(*A Course in Phonetics*) [4] (246—254 页),特拉斯克(Trask)的《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A Dictionary of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5], 克拉克(Clark)与耶乐谱(Yallop)的《语音学与音系学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6] (430 页),包智明等的《生成音系学理论及其应用》[7] (34—45 页)。

在 SPE 特征系统中,大类特征(major-class feature)的作用是把音段(segment)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如滑音、流音、鼻音、阻塞音等。因此,我们应首先运用大类特征来把 36 字母分为不同的类别。大类特征有三个。

1. [辅音性](consonantal):声道中部弯曲区有一重要阻碍。
2. [元音性](vocalic):涉及口腔中不超过高元音的那种收紧,声带处于允许发自然嗓音的位置。
3. [响音性](sonorant):发音时声道形状使自然的声带振动成为可能。

用上述三个特征,我们可以分出四种不同类别的音。图示如下:

	滑音	流音	鼻音	阻塞音
[辅音]	-	+	+	+
[元音]	-	+	-	-
[响音]	+	+	+	-

若就三十六字母而言,喻母为滑音,来母为流音,明母、微母、泥母、娘母、疑母、日母为鼻音,其余字母皆为阻塞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 SPE 特征系统中,喉塞音被认为是[-辅音-元音+响音],与滑音一类。但这种分类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并且现在多认为喉塞音应为[+阻塞],意即[-响音]。据此,本文把三十六字母中的喉塞音影母处理为[+辅音-元音-响音],把它与阻塞音视作同类。

在 SPE 特征系统中,声源特征(source feature)是用来处理不同的发声类型的,与我们讨论有关的是:

4. [浊音性](voiced):声门足够狭窄以致声带有可能振动。
5. [送气性](aspirated):阻塞音后有一段不带声的呼气声。

以[浊音性]来区别三十六字母,则所有全清、次清声母为[-浊]音段,所有全浊、次浊声母为[+浊]音段。在 SPE 特征系统中,没有[送气性]这一特征,与此对应的特征是[增强声门下压性](heightened subglottal pressure),但这一特征未被定义,后又被认为不具有语音现实性,故用传统的送气性来代替。以[送气性]来区别三十六字母,则次清声母都是[+送气],全清声母都是[-送气],全浊与次浊声母则没有这种对立。

在 SPE 特征系统中,发音方式特征(manner-of articulation feature)中的延续性特征是用来处理塞音、塞擦音、鼻音与其他音段的对立的:

6. [延续性](continuant):主要机制是收缩,但收缩造成的狭窄尚未达到气流在收缩点被完全阻塞。

以[延续性]来区别三十六字母,则三十六字母中具有[+延续]的音段有:心母、邪母、审母、禅母、晓母、匣母、喻母、来母,其余的字母都为[-延续]。

用上述的六个区别特征,我们就可以制成一个三十六字母在发音方法方面的特征矩阵(feature matrix),见附录。这个特征矩阵主要是用来与声纽四等进行对比用的,所以并没有要求每一个字母在特征上都相互区别。

三 声纽四等与区别特征之比较

在论述了声纽四等和区别特征对三十六字母的分类以后,我们就可以对二者作一对比了。

全清与次清声母在发音时声带都不振动,即都是[-浊音],并据此形成一个聚合,以区别于全浊与次浊声母。全清与次清的区别在于:全清声母发音时都是不送气的,即[-送气];而次清声母发音时都是送气的,即[+送气]。全浊与次浊声母在发音时声带都振动,即都是[+浊音],并据此形成一个聚合,以区别于全清与次清声母。全浊与次浊声母的区别在于:全浊声母都是阻塞音,即[-响音];而次浊声母是鼻音、流音、滑音,即都是[+响音]。全清、次清、全浊、次浊与[浊音]、[送气]、[响音]的关系图示如下: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浊音]	-	-	+	+
[送气]	-	+		
[响音]			-	+

全清、次清无[响音性]的对立,全浊、次浊无[送气性]的对立,所以这些地方为空格。

另外,全清声母中分列出来的心母、审母、晓母,全浊声母中分列出来的邪母、禅母、匣母,这六母是三十六字母中的擦音声母。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延续]的音段,它们的区别在于:心母、审母、晓母是清音,即[-浊音];邪母、禅母、匣母是浊音,即[+浊音]。这六母与[延续]、[浊音]的关系图示如下:

	心	审	晓	邪	禅	匣
[延续]	+	+	+	+	+	+
[浊音]	-	-	-	+	+	+

比较了声纽四等与区别特征对三十六字母的分类,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宋代等韵学家已有了区别特征的概念。等韵学家在等韵著作中按声纽四等对三十六字母的排列实际上也就是按发音特征对汉语中古时期声母系统的排列。这种排列不是对发音特征的偶然的、自发的运用,而是对发音特征的系统的、自觉的运用:在传统的三十六字母的排列法中,每一个字母都处在发音方法(声纽四等)与发音部位(五音、七音)的交汇处,这样每一字母在发音方面的特点都得到了简单明了的说明。这种排列法表明,至迟在宋代(现存最早等韵著作《韵镜》的年代),等韵学家已系统运用发音特征上的区别来给语音分类了。“因此我常说,中国古代的声韵学家,比西方学者早好几个世纪就应用音位观念了,而等韵学家所用的方法,与‘区别性特征’说,精神上亦属暗合”[8](13页)。

第二,声纽四等包含了“自然类”的概念。自然类(natural class),是现代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一组音段,如果说明整组所需的语音特征要比说明其中任何一个所需的特征少,这组音段就构成一个自然类”[9](236页)。运用自然类这一概念,能够很好地说明某一组音段在音系中的聚合和组合关系。声纽四等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然类。所有的全清声母都共有[-浊音-送气],所有的次清声母都共有[-浊音+送气],所有的全浊声母都共有[+浊音-响音],所有的次浊声母都共有[+浊音+响音],从全清中分列出来的心、审、晓三母都共有[-浊音+延续],从全浊中分列出来的邪、禅、匣都共有[+浊音+延续],而要说明其中任何一类音中的某一个音,都需要更多的特征。

第三,等韵学家把三十六字母分为全清、次清、全浊、次浊,一是为了说明共时的语音系统,一是为了描写历时的语音变化。在描写语音的历史音变现象时,国内外近现代的音系学家大都是以音位为基本单位。这种描写法有一个优点:较传统音韵学的描写更为形象,但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它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语音的变化是以区别特征为条件和单位的。在这一点上,传统的音韵学似乎略胜一筹。很明显,全清、次清、全浊、次浊及五音、七音不是音位,而是组成音位的基本单位——区别特征。用这套传统的音韵学术语能很好地说明汉语中的历史音变现象及《切韵》音系与各方音系间的对应关系。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套传统的音韵学术语是以区别特征概念为基础的。自宋以来的等韵学家在描写汉语音变时广泛使用这套术语这一

事实,表明我国古代的语言学家很早就把区别特征的概念运用到了历史音变的分析中。

总之,全清、次清、全浊、次浊是等韵学家运用区别特征概念对模仿梵文而形成的声母系统在发音方法方面的精炼概括,它们的提出与应用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家对语言理论,尤其是语音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其内涵是值得深刻体会的。

参考文献:

- [1]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董同.汉语音韵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Ladefoged, Peter. *A Course in Phone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5](英)特拉斯克(Trask, R. L.). 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M]. 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编译组译. 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0.
 [6]Clark, John and Colin Yallop. *An Introduction to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xford: Blackwell, 1995.
 [7]包智明, 侍建国, 许德宝. 生成音系学理论及其应用[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8](美)薛凤生. 汉语音韵史十讲[M].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1998.
 [9](英)克里斯特尔(Crystal, D.). 现代语言学词典[M]. 沈家煊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附录:三十六字母发音方法区别特征矩阵

字母	辅音性	元音性	响音性	浊音性	送气性	延续性
帮	+	-	-	-	-	-
滂	+	-	-	-	+	-
并	+	-	-	+		-
明	+	-	+	+		-
非	+	-	-	-	-	-
敷	+	-	-	-	+	-
奉	+	-	-	+		-
微	+	-	+	+		-
端	+	-	-	-	-	-
透	+	-	-	-	+	-
定	+	-	-	+		-
泥	+	-	+	+		-
知	+	-	-	-	-	-
彻	+	-	-	-	+	-
澄	+	-	-	+		-
娘	+	-	+	+		-
精	+	-	-	-	-	-
清	+	-	-	-	+	-
从	+	-	-	+		-
心	+	-	-	-		+
邪	+	-	-	+		+
照	+	-	-	-	-	-

穿	+	-	-	-	+	-
床	+	-	-	+		-
审	+	-	-	-		+
禅	+	-	-	+		+
见	+	-	-	-	-	-
溪	+	-	-	-	+	-
群	+	-	-	+		-
疑	+	-	+	+		-
影	+	-	-	-		-
晓	+	-	-	-		+
匣	+	-	-	+		+
喻	-	-	+	+		+
来	+	+	+	+		+
日	+	-	+	+		-

Sheng Niu Si Deng in View of Feature-Differentiation Theory

XU Liang-yue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Sheng niu si deng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honetics is a general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ounds concerning consonants, which contains employment of feature-differentiation concep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heng niu si deng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36 letters in SPE feature system reveals that sheng niu si deng is a mature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the feature-differentiation theory.

Key words: sheng niu si deng; feature-differentiation theory; phonetic theory

[责任编辑:唐 普]